

周治连

卖桃记

1965年暑假，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经商做生意，就是在茅洞桥街上完成的。

生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卖桃子。我外婆家周围种了二十多棵桃树，那年年成好，是个大年，鲜红的桃子压满枝头，大舅小姨每逢炸市赶集都去卖桃子。

外婆说：“满崽，你也摘些桃子到集市去卖，换些钱买件新衣服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好意思，怕见到熟人，我又不不知道怎么卖。”

外婆说：“你辛苦一点，多走点路，到你读书的茅洞桥去卖，不用怕，那里你见到熟人会少一些。人家一毛钱卖5个，你一毛钱卖六七十个，最后可以一毛钱卖10个，这样就会很快卖完，卖完早点回家。”

在外婆的鼓励下，我决定试一试。

赶集的前一天下午，我摘了300多个桃子，用清水洗净擦干，装了满满的两大篮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吃完外婆煮的鸡蛋面，我挑着篮子走向茅洞桥的山路，一路歇了好几次，快9点钟才赶到集市。

此时街上人流如织，一位卖菜的婶婶看到我被挤得跌跌撞撞满头大汗，心疼地说：“徕伢，莫走哒，快到我这边来。”她把菜摊子挪了挪，给我腾出能放下两个篮子的地方。我紧挨着她，在篮子跟前蹲了下来，用衣服擦了擦汗珠。我请她吃桃子，她说：“徕伢，莫讲礼信哒，赶紧歇一会儿，很快就会有人来买你的桃子。”

这位婶婶说话真灵验，话音未落，眼前就出现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小大姐，问道：“细徕伢，你这桃子怎么卖？”我说：“姐姐，你先尝一个。”她随手拿起一个桃子，咬了一口，说：“味道还蛮好呢！我买一些，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一毛钱6个。”她要了3毛钱的，我又送了她两个。她高兴地说道：“看不出你这细徕伢还蛮会做生意，价钱比别人便宜，桃子还洗得蛮干净，你以后会有大出息。”

第一单生意顺利成交，大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。接二连三买桃子的人来到面前，我都有点应接不暇了。有的说：“尝一个行不行？”我说：“行！”有的付完钱后说：“送两个可以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！”我让买桃子的随便挑，自己数，他们挑完桃子后叫我数一数，我说：“你数了就行。”

两个多小时后，篮子见底了，大概只剩下30多个桃子。

最后一位买桃者，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媪，她说：“细徕伢，我牙口不好，又想呷桃子。”我说：“可以煮着呷，我外婆经常煮桃子呷，就是有点酸。”老媪说：“那好啊！你的桃子我全要了，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给两毛钱就行。”老媪看了看篮子里的桃子，说：“那怎么行？你小小年纪卖个桃子蛮呷苦的，我给你五毛钱。”几番推辞，老媪执意要给，我只好收下。

盘点经商成果，一共收入四块八毛钱，顿时感觉自己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。

我提着空篮子，走到炸麻圆和烤烧饼的摊前，花两毛钱买了两个麻圆和两个烧饼，自己吃了两个麻圆和一个烧饼，留下一个烧饼带回去给外婆。

回家的路上步履轻松，不到两个小时就到家了。

我给外婆讲述了卖桃子的经过，外婆说：“你做得好啊！你对人家好，人家就会对你好，做生意和做人都要这样。”

外婆讲的其实就是诚信，虽然那时我和外婆都不知道“诚信”这个词，有了这次做生意的经历，后来我才感悟到诚信是经商、为官、做事、做人的根本。

我把卖桃子的四块六毛钱交给外婆，外婆给我买了一件洋布白衬衫，这件衬衫我穿了3个夏天。

现在，我时常想起那件衬衫，想起慈爱的外婆，想起家乡的桃树，想起茅洞桥街上的集市，想起在茅市附中（现衡南六中）读书的美好时光。



中秋月

尹文策



个转折的过程中，月色都时不时地回头望着故乡的天空，怀念故乡的路，思恋故乡的情，难怪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。

妻子小声地问道：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强装笑容回答说：我在想，为什么天地间，怎么就八月十五的月亮圆，月亮亮。她说道：不一定吧，有人不是唱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”，比如“我们家今年中秋的月亮就不圆，还不知女儿此时流落在何方……”。她哽咽了，再也无法往下说，我也听不下去了，我们相拥而泣，人世间就是这样，好端端的梦，被突出其来的不测击得粉碎，我们家每年幸福的中秋节，今年就被击碎，正如歌曲所唱：几家高楼饮美酒，我的女儿流落在街头。因为是关心女儿的共同心情，我俩谁也不劝谁，谁也不安慰谁，谁也劝不了谁。

1995的中秋节是妻子逝世后的第一个中秋节，“睡起秋声无觅处，满阶梧叶月明中”，收获后的秋天大地空空如也，物去叶黄的大地呈现一片风吹梧桐树发出萧瑟之声，大半年来，失去妻子的愁云怎么也拂之不走，缭绕在心头，总觉风箏断了线，飞翔的翅膀少半边。中秋节之夜，为了不让女儿有失落感，为了让女儿能高兴，我也照着妻子生前中秋节的式样，依葫芦画瓢准备了一番，当中秋月冉冉升起的时候，准备携带女儿赏一赏月。我把小方桌放在对月的阳台上，让女儿对月当歌，谁知女儿来到小方桌边，把三个茶杯端端正正摆放整齐，在杯里斟上茶，然后端庄肃穆地站立，把其中的一杯茶缓缓地，像画线似的洒向地上，然后自己又端正地喝了一口杯，表示自己陪伴母亲赏月，再一言不发地返回她的卧室和衣而睡了。

我孤独地坐在小方桌旁边，想起一段民间传唱，其中有这样的四句：“八月十五是中秋，手拿月饼就想丢，别人要我把妻丢，我的眼泪脸上流。”我也轻声地吟起来，我又想起妻子在一六九医院的话，阴间是否有月亮呢？谁能告诉我呢？“鲈鱼正美不归去，穿戴南冠学楚囚”，想去不能去，心绪更凄凉。

天上月圆，人间人的心不圆，同样是一种悲伤的境遇。

我不敢望月亮，我怕月圆，我怕照在蘿露上的冷月清辉。

中秋月又圆又亮，人世间辣甜苦淡。

儿时的盛夏

刘浩然

年纪大了，一到盛夏，我总会有午休的习惯。一天，小憩片刻，竟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回到儿时的故乡。那熟悉的小伙伴，熟悉的零星的生活片断，熟悉的画面，竟然让我在梦中“哈哈”大笑起来。

儿时盛夏，太阳张着大嘴，喷出一股股火辣辣的气息，炙烤着故乡的大地。那种气息，连家里那只长着黑毛的大狗都扑在门前，伸着舌头不停地喘息着，一只小花猫也热得“喵喵”叫着，一阵风似的跳到屋前禾坪里那棵大槐树上，躲在树叶里悠然自得地避暑。其实，不仅人渴望着风，那些小动物们也渴望着风。

儿时的小伙伴，都相聚在刘家大屋里小小的“天井”里，这个小“天井”长不到十米，宽不到五米，但有屋檐遮阳，还能跟太阳躲迷藏。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偷偷地跪在地上，念念有词：“天老爷呀，快刮点风，快下点雨吧！”

除了企盼上天刮风下雨，儿时的盛夏，我们还有一种渴望，也让儿时的我，想了又想，盼了又盼，总是盼着镇上赶集。那时的乡村，别说没有冰箱，连电都没有，哪有什么冰棒冰淇淋等食品。我们只是眼巴巴地望着卖凉粉的人到来，只有到那时，我才能吃到凉爽可口的凉粉，吃了一碗还不够，又吃了一碗，那种吃相，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可笑。

盛夏的晚上，是乡下最合适的纳凉时光。月色如

水，乡村的夜晚，没有城市的喧闹，没有霓虹灯的刺眼，只有田洼里偶尔传来几声蛙鸣和躲在树上的蝉鸣。劳累一天的大人们纷纷搬出竹椅、木凳坐在槐树下，边扇着蒲扇，边天南地北地聊个不停。八十多岁的媪妯迈着小脚，麻利地走到禾坪，她的二儿媳妇和小儿媳妇顿时起身，让出位子给她老人家坐。唯独只有我那可怜的妈妈还老实地呆在厨房里忙个不停。

那时的晚上，在我眼里，月亮似乎比城里要大些，要圆些，要亮些。此时，柔和的月光透过树叶，在禾坪里投下斑驳的月影，偶尔有流萤飞过，我们便举着手中的小蒲扇去追捕那萤火虫玩。我们几个小伙伴也跑累了，终于停下来，围着看瓶子里闪闪发光的萤火虫。在此时，竹婶才从家里搬来一张简易竹床，我们躺在那里，看满天的星星。只见天上的星星，也同样望着我们。那盛夏的月色，盛夏的星星，仿佛就像童话里的画面，不时地走到了长大后，退休后的我的梦境里。

时光流转一瞬间，昔日的少年变成了今朝的老翁，尽管在盛夏的今天，尽管天气比儿时的盛夏更酷热，然而有了空调，我可以坐在与外界温差很大的书房里，边品茶边看书。但我还是忘不了儿时的盛夏以及那时盛夏的渴盼，盛夏的快乐。儿时的盛夏已演变成一块块碎片，在岁月的打磨下，在我反复的怀想里，仿佛成了记忆里晶莹发光的珍珠，闪着动人的光泽。